



中雨◎著

我在日军战俘营的诡异经历
平行世界遭遇奇诡 深山监狱惊现临界

1935-1945

薛定谔之猫 2

STUNNING DINGER'S CAT



薛定谔之猫 2

1935-1945

我在日军战俘营的诡异经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定谔之猫. 2 / 中雨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33-0883-0

I. ①薛… II. ①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3445号

薛定谔之猫.2

中雨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本: 660mm×96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883-0

定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简介

雷子：1914年10月11日出生，1939年越狱事件逃犯之一，被俘前为学生兵。为人多疑谨慎，逃出战俘营后一直对郑大兵和四哥表示怀疑，在第一季的故事里与邵德意外相遇后，离奇消失。

邵德：1914年10月11日出生，伪满军官。高大魁梧，寡言沉闷，养父陆正海安排进其入远山战俘营任加强连连长，战俘越狱事件追捕队负责人。与1936年越狱事件里曹正，1939年越狱事件逃犯雷子，出生年月重合。与雷子意外相遇后，出现重合。

小五：全名伍月森，伪满军官，黑瘦精干。越狱事件发生后，神秘出现在追捕队里，对外表明自己身份为陆正海属下猎鹰团成员，协助邵德调查远山九日机构基地事宜。

杨建：伪满军官，1936年战俘越狱事件追捕队负责人，性格开朗。因追捕战俘行动失败后，留在远山丛林，后意外与邵德、小五相遇。

四哥：全名赵老四，1939年战俘越狱事件逃犯之一，被俘前为南京守军少尉军官。凶悍霸道，为越狱事件组织者。进入远山后行动诡异，与郑大兵关系密切。

郑大兵：又名哑巴，档案中使用姓名戴宗民。1939年战俘营越

狱事件逃犯之一，同样是1936年逃出远山战俘营的战俘之一，低调神秘。一直伪装成哑巴潜伏在越狱队伍里，之后与同是猎鹰团成员的四哥搭档，调查远山里的神秘事件。

海波哥：全名陈海波，1939年战俘越狱事件组织者，逃犯之一。被俘前是沈阳警察，是最早一批被投入到远山战俘营的战俘。越狱后始终对所有战俘照顾有加。

死老头：又名老鬼，真实姓名不详。1939年越狱事件逃犯之一。远山战俘营最早期战俘，飞贼，爱唠叨。与雷子关系不错。

吴球：1939年战俘营越狱事件逃犯之一。淞沪会战被俘军人。胆小虚荣，常巴结海波与四哥，对其他战俘趾高气扬。

振振：1939年战俘营越狱事件逃犯之一。被俘前为军队机械师，乐观爽朗。

大鸟：全名宋胜利，四川兵，徐州会战时期被俘，1939年越狱事件逃犯之一。第一季的故事里，在神秘村庄被营救之后，身负重伤，自杀身亡，临死前提醒雷子队伍里有日军奸细。

曹正：第二季新出现的人物。1936年越狱事件逃犯之一，身份不详。出生日期与邵德、雷子一致，1936年进入远山后下落不明。

坂田：远山战俘营日军少佐军官，残暴凶狠。携八名日军高级宪兵进入丛林与追捕队会合，伏击吸血婴儿后下落不明。

松下幸太郎：战俘追捕队里的日军神秘人物，中国通，低调阴险。被邵德意外发现其他士官对他称呼不是军衔，而是为社长。

光头：坂田携八名高级宪兵之一，凶悍阴沉，体格异常，使用武器为两柄中式大刀。

陆正海：伪满国剿匪司令，邵德养父，指使小五一切行动的幕后人物，具体资料不详。

第一季 精彩回顾

日本陆军大将特高课土肥原一郎领导两名物理学家和一名生物学家，在伪满国远山深处建立了一个秘密部队“九日研究所”，用来进行“合体人”研究试验，实验品则是当时的中国战俘。

就在试验秘密进行之时，远山战俘营突然发生中国战俘越狱逃亡事件。以雷子为首的八名战俘成功逃出日军战俘营，进入了战俘营旁远山中的原始森林。战俘们怀着喜悦和对未知前途的忐忑，在森林中不断深入，可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系列诡异的遭遇：没有活物的环境；异常漫长的白昼与黑夜；沉满腐尸的水潭；潜伏在身边的吸血怪物；以及一个不应该出现在原始森林中，却又确实存在的神秘机构……

战俘营伪军军官邵德带领几个日军士官和一个排的伪军紧随其后进入这片森林，所遭遇到的各种奇怪现象也接踵而来：士兵接二连三地离奇死亡并凭空消失；神出鬼没食人肉的鬼娃娃……更为骇人的发现是——上千个战俘被浸泡在玻璃容器里！

在追捕过程中，邵德发现整个战俘逃亡事件与三年前同样发生在战俘营的另一起事件竟惊人的雷同！并近乎绝望地察觉到自己 and 这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自己与正被追捕的战俘雷子，和三年

前同样逃出战俘营的战俘曹正等人正在慢慢重合……看似平静的丛林深处，延安，军统，中统，甚至苏联红军各方面势力围绕“九日研究所”慢慢浮出水面，真相究竟能否大白于天下？

001
目
录



第一章

001 邵德：合体人

第二章

030 曹正：汉奸的顾忌

第三章

058 邵德：小五的另一半

第四章

083 曹正：琥珀肉体

第五章

110 邵德：队伍里的鬼子

002



目录

133

第六章

曹正：再遇郑大兵

155

第七章

邵德：鬼娃娃的支援

177

第八章

曹正：地下世界里的女人

197

第九章

邵德：大刀刘

225

第十章

曹正：生与死的叠加



第一章

邵德：合体人

我失去意识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从水里被拉出来的雷子那张痛苦扭曲的脸，惊讶的同时，我甚至能够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他当时内心深处的巨大恐惧。然后，我一直强撑着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

之后通过小五的描述我才知道，在我走到那个山洞拐角看到前方的几个人影时，我就已经倒下去了。在我昏迷的同时，瀑布那边被人从水里拉出来的那个男人，望着我流露出异常惊恐的表情，就在同时，出现了当时在场所有人都吓呆了的情况——只见那个男人的身体颜色在众目睽睽下慢慢变浅，然后凭空消失了，而他的意识与思维却……

那个男人就是文易雷，雷子！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搂着我的是杨建。我脑袋像被人重重地捶了一下，痛得似乎要裂开了。杨建见我醒来，连忙朝着洞的深处喊道：“邵德醒了，你们过来看看！”

我扭过头去，只见在瀑布内的山洞深处，小五和郑大兵正背对着我们说着话。等我再回过头来，发现身旁站着的是海波哥和四哥。我喃喃地问道：“海波哥、四哥，我晕了多久？”

海波哥和四哥听了我的话，表情有些奇怪。海波哥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邵长官，咱们之前不认识吧？不用这么客套地称呼我们。”

杨建说道：“是啊，邵德你傻了吧？搞得好像跟这两个跑路的挺熟似的。你这是咋回事？冷不丁地就倒了，难不成跟娘们儿一样也会贫血？”

我一下子蒙了，怎么随口就向海波和赵老四问话呢？而且还直接叫他们为“哥”。可脑子却由不得我多想，越发地痛了起来。我双手抱着头，闭上了眼睛。

小五和郑大兵走了过来。小五蹲到我身边，关切地问道：“怎么样，邵德？”

我微微睁开眼睛，头痛欲裂：“没什么事！就是头很痛。”

郑大兵站在旁边说道：“过一会儿就好了，适应过来就行了。”

我冲郑大兵点点头，说：“兵哥，适应什么？”

杨建便又吼上了：“邵德，你有病吧？冲谁都叫哥，咋不叫我一声杨哥呢？整得和他们仨都很熟，和我却是外人了似的。”

我摇摇头，说：“杨兄弟，都是自家兄弟……”说到这儿，头更加痛了，只能闭上嘴。小五冲杨建瞪眼，示意杨建不要再说什么了。杨建便也不再吭声了。

小五却搂着我的肩膀，说：“能站起来吗？试试！先别说

话，也别想事，就跟着我走几步看看。”

我吱吱唔唔地“嗯”了一声，一只手按着头，眼睛勉强睁开，借着小五扶我的力气，站了起来。小五却没有消停，扶着我径直往洞深处——我和他还有杨建来的方向走去。

我咬了咬牙，勉强迈开脚步，往那边走去。脚抬起来再放下去的刹那，感觉却像踩在针尖上一样，脚板刺疼刺疼的，我忍不住低声喊痛。小五却在我耳边说道：“忍住，慢慢来……很快就好了！”

很快就好了？什么很快就好了？什么意思？我感觉莫名其妙，可是脑子却无法去思考这些问题。

随即更严重的头痛让我只能放弃思考，像个木头人般任由小五扶着往洞深处走去，步履蹒跚，好几次都快要摔倒。每当双腿发软，从膝盖位置开始往下沉时，身边就会有一双大手稳稳地把我托着。我眯着眼望去，没想到郑大兵一直在我身边站着，眼神非常关切，让我心头一暖。

这心头一暖的同时，也让我产生了疑惑：我和郑大兵并不熟悉，可他怎么对我这么热情？

想到这里，我下意识地想把手从郑大兵的搀扶中挣脱，与此同时，又一个念头在心头浮起：郑大兵不就是哑巴吗？在四号房时就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哑巴！他关心我是正常的啊！

头更加痛了，但这些该死的想法乱糟糟地在脑海里搅成一团，很乱，很多画面在其中来回交错，入伍、战争、被俘、逃亡、追捕……

小五那低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邵德，先不要多

想！有疑问我和大兵晚点儿会告诉你的，你先适应过来再说。”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适应什么？”我愣住了，明明是从我嘴里说出的话，却感觉很陌生，似乎那说话声很遥远，并且是在耳膜里回荡一般。

郑大兵在另一旁说道：“适应你身体里多出的一个人，多出的一个思维。”

我扭头转向他：“哑巴……哦，兵哥——”我顿了顿，再次改了称呼说，“郑大兵，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郑大兵却对着小五咧嘴笑了，说：“你看雷子还适应得挺快的，就这么一会儿已经能说完整话了。”

小五也微微地笑了笑，说：“还不多亏邵德的底子好，高大结实的身体，扛得住。”

“你们……你们在说些什么？”我脑子又一阵剧痛，痛得我忍不住闭上眼睛。所幸剧痛后能有个缓和的过程，就在缓和期间，思维恢复了正常。我咬了咬牙，对小五和郑大兵说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迷迷糊糊的？”

背后杨建的大嗓门又吼上了：“小五，你和郑大兵要把邵德拖到哪里去？”

我扭头，只见杨建抓着那长枪，朝我们大跨步地走了过来。而四哥却一伸手拦住他，背对着我，隔得远，瀑布的响声也大，听不清楚四哥和杨建的说话内容。

杨建似乎很不开心，怒气冲冲地朝四哥大吼。四哥可能也来了脾气，对着杨建的胸口狠狠地推了过去。杨建脸色立马变了，举起手里的枪托，便要砸面前的四哥。

也就在杨建举起枪托的同时，海波哥手里的枪却一把对准杨建的太阳穴，海波哥眼睛鼓得很大，我第一次发现他凶起来的模样也怪吓人的。四哥连忙把海波哥的枪压了下来，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郑大兵对我和小五说：“你们先聊聊，我过去看看。”那边杨建和海波哥两人大眼瞪小眼，似乎随时就要干上了。四哥站在中间，张嘴在说着话。

郑大兵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不知道和四哥他们说了些什么。杨建和海波哥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各站一旁，委屈地望着我。

“小五！”我扭过头来说，“我是怎么了？怎么我脑子里乱得像糨糊一样？”

小五还是看着后面，似乎对杨建和海波哥的冲突依然心存芥蒂。半晌，小五才回过头来，对我说道：“你之前不是说我的眼珠可以放大吗？现在你的瞳孔也变得和我一样了。”

“什么？你说我的黑眼珠也变得很大了？和你一样？也和那光头一样？”

小五点点头，说：“邵德，记不记得文易雷，就是跟着赵老四他们跑了的那个战俘文易雷？”

我点点头，脱口说出的话却是：“雷子吧？我就是！”说完这话我自己都蒙了，我明明是邵德，怎么会说自己就是文易雷呢？

小五应该是看出了我当时的震惊：“对！你就是文易雷，文易雷就是你。”

“那……那我不是邵德吗？”我感觉自己脑子更加乱了，又一阵剧痛袭来，我忍不住抱头蹲下，痛苦地闭上眼睛。

小五接下来说出的话让我更加惊讶：“对！你还是邵德，邵德也还是你。”

我闭上眼沉默了很久，脑海里有很多支离破碎的画面闪现。画面里，我是陆伯伯一手带大的邵德，却还有另外一个童年，严厉的父亲站在文家祠堂，对我吹胡子瞪眼地教训；我在军队营房外来回奔跑，却又在北京的大街上和一干学生振臂高呼着口号；我穿着一身满洲国的军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自惭形秽，却又举着青天白日旗在枪林弹雨中吼着“打死小日本”……一切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接近：沈阳城里撞向我妻子春梅的那辆汽车冒着黑烟快速地远去，蹲在战俘营号房角落里的我偷偷摸摸地磨着石头刀，回头看到的是死老头关切的目光……

我痛苦地抱着头，恨不得去撞墙：“小五，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啊……”

小五的神情似乎和我的心情一样沉重，一字一顿地说道：“邵德，你现在身体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邵德你自己，另一个是我们正在追捕的战俘文易雷。”

我拼命地把小五推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声地吼道：“不！不可能！小五，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到底是谁？”

说完，我猛地跳了起来，冲瀑布方向跑去，边跑边歇斯底里地大吼：“给我镜子！给我镜子！我要看看我到底是谁？”

站在瀑布前方的杨建连忙张开双臂拦住我，说：“邵德，你疯了？”

我脑子乱得像要炸开一般，愤怒地甩开他的手，吼道：“别拦我，走开！”

我随手打在杨建身上，没想到他竟然直挺挺地往旁边的山壁上横着飞了过去。站在旁边的郑大兵连忙抱住了横着飞过去的杨建，然后两人一起倒在了地上。我身后的小五也朝我跑了过来：“邵德！你冷静点儿……”

我怎么可能冷静下来，直挺挺地冲向那水帘，纵身跳了下去。冰冷的水打在我的头顶，却也没有压住我向前跳跃的身体。跳出瀑布的瞬间，我才发现这一跃居然有一人多高，并且在距离瀑布五六米的位置才坠到脚下的水潭里。

此刻外面的天空已经有点发黑，也就是说我昏迷的时间足有七八个小时。我奋力地朝岸边划去，借着水流的劲儿，也可能确实是我力气大，只用了五六秒钟就游到潭边，随即我双手撑着岸边，一下子跳上了岸。

我无暇思考这一连贯动作中的异常，我更关心的是水面映出的脸是不是我自己。我急于想弄清楚自己究竟是谁，潜意识中我认为自己是邵德，转而，我又认为我依然是文易雷。

水面是清澈的，尽管水流很急，倒影来回晃动，可我还是看清了自己的容貌。我是邵德，满脸横肉，眉毛很粗，眼睛大如铜铃的邵德。

那双很大的眼睛里，一对和寻常人完全不一样的大瞳孔，也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水面的倒影里。

“邵德！小心后面！”瀑布那边，小五焦急的大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抬头，只见小五和郑大兵在瀑布里傻傻地呆站着，仿

佛头顶极速冲下的水流根本不存在，惊愕中带着恐惧。

我连忙转过身，朝小五手指的方向看去，脑海里第一反应是：有鬼子兵！

很快，我就知道我错了，我身后压根儿就没人。不远处的一棵树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人形生物趴在树上，黑色的发丝盖在脸上，一双血红的眼睛透过头发死死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痒得慌。

她全身赤裸，整个脸部被头发掩盖，无法看见容貌。仅从胸口的乳房大概分辨出是个雌性的人形动物。她手脚的粗细和身材都和普通成年女人无异，这点和之前看到的树上的鬼娃娃完全不同。只是她全身没有皮肤，肌肉全部裸露在外，就像是一个被完整剥了皮的女人，完全没有普通人皮肤的那种光滑和颜色。她身上显现出的是狰狞的血红，还有像经脉般错综交叉的凸出的绿色。

我毫不犹豫地去掏腰上别着的手枪，但手脚似乎因为巨大的恐惧而失去了应有的灵活性。身后扑哧哧的声音响起，应该是小五或者郑大兵向我靠过来了，就在这时，面前大树上的无皮女人却冲我张嘴，那是个沙哑的女声，声音模糊不清：“九……九……日！九……日！”

她连续喊了两遍“九日”，然后扭头纵身一跃，瞬间消失在黑压压的林子里。

我感觉到身上早已是冷汗淋漓，即便全身早就在水里湿透了，也能感觉到背后那毛骨悚然的鸡皮疙瘩。

小五走过来，站到我身边：“她说什么了？”